



崇麗書坊
CHONGLI SHU FANG

蜀都遺韻

记忆留存的历史余味

王跃〔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蜀都遗韵：记忆留存的历史余味 / 王跃著.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1
(崇丽书坊)
ISBN 978-7-5643-6527-1

I. ①蜀… II. ①王… III. ①文化史—成都 IV.
①K29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2252 号

崇丽书坊

蜀都遗韵

——记忆留存的历史余味

SHUDU YIYUN

——JIYI LIUCUN DE LISHI YUWEI

王跃 著

出 版 人	阳 晓
责 任 编 辑	罗小红
助 理 编 辑	赵永铭
封 面 设 计	曹天擎
出 版 发 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 21 楼)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 政 编 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 刷	四川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
成 品 尺 寸	165 mm × 230 mm
印 张	13.5
字 数	177 千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6527-1
定 价	36.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028-87600562

目 录

壹 成都记忆是一条长河

- 成都 “皇城” 和红照壁记忆留存 / 3
- 公馆遗韵和老院落追忆及吊脚楼的消失 / 10
- 一夜之间挖垮的城墙 / 18
- 成都美女故事 / 23
- 江口古战场和张献忠沉银处 / 29
- 华西坝往事如烟 / 36

贰 成都风味的流芳岁月

- 世界美食聚于成都 / 49
- 川菜与移民文化 / 54
- 名人的川菜 / 57
- 历史上的川菜名店 / 62
- 消失的名店和名菜 / 72

叁 美食存在于四野

- 外婆家的老坛子 / 79

旧时成都的街边小吃摊和公馆菜 / 82

一路美食下青神 / 85

成都人的家园感溶化在茶水里 / 92

肆 成都浸泡在琼浆中

成都浸泡在琼浆中 / 99

柔水之城 / 104

成都酒液的绵远流长 / 107

成都茶馆的演变历程 / 111

用美水炼一锅靓汤 / 118

都江堰河岸近乡夜话 / 123

伍 从古老的街道走进现代的成都

长江贸易第一街 / 127

成都春熙路的似水流年 / 142

百米码头水津街 / 156

异地重建九眼桥 / 162

深藏在陕西街的陕西会馆 / 170

玉沙路的刘文辉公馆 / 177

状元街和状元巷及状元府第 / 184

百年科甲巷 / 190

陆 成都历史上三个文化美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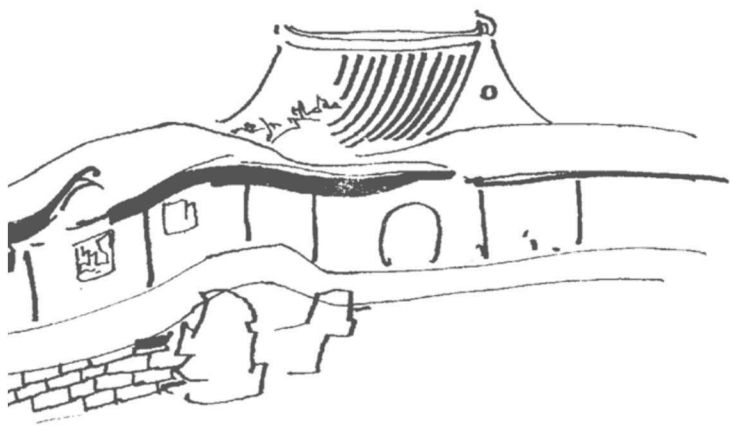
蜀中名妇花蕊夫人 / 201

蜀中名女卓文君 / 206

蜀中才女薛涛 / 208

壹

成都记忆是一条长河



成都“皇城”和红照壁记忆留存

红照壁街的得名自然是因为有一道巨大的赭红色照壁。古代的照壁是皇宫、官府、寺庙或大户人家大门外的一道屏障墙壁，如北京著名的九龙壁，又如成都杜甫草堂大门前的照壁和武侯祠大门前的照壁等。修照壁的目的是遮蔽路人的视线，同时又可以拱卫建筑物的大门，更有庇佑宅院的意思。照壁上刻有吉祥的大字供人抚摸，或者讲述这座建筑的由来历史等。成都的红照壁拱卫的是明代的蜀王府，也就是成都人说的“皇城”。可惜成都的皇城明远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炸毁，后修了纪念馆，今又改为科技馆，而这道威仪的照壁也在扩展人民南路时被拆毁。成都历史上许多辉煌的建筑，包括蜀王城、明清城墙、五十多口池塘、五条通航的河道和两百多座古桥及许多名刹古寺现在都荡然无存。



1965年“皇城”下（即现在天府广场）的国庆节大游行 来源：档案馆资料

公元1368年，朱元璋做了明朝开国皇帝，他的儿子们纷纷被封为王，其第十一子朱椿被封为蜀王，驻成都。当时朱椿年纪尚幼，是朱元璋的宠子，受封之后，仍留在南京宫中，朱元璋派了一个姓康的太监到成都为蜀王朱椿营造宫殿。康公公奉了圣旨到达成都，大兴土木，他比照着京城的建制，要造豪华的王宫，就连筑城的土也要从汉中运来，而不用成都的本地土，因为他认为本地土筑城不坚固。

蜀王城正面为三孔门，门前矗立着两座石狮子，蜀王府周围有城墙护卫，墙砖之间用糯米熬稠再加进石灰粉黏合砌缝，这样修筑的城墙即使历经风吹日晒也能坚固如初。这是民间的秘方，历朝历代都在用。砌墙的关键是糯米和石灰的比例，这是秘不传人的，所以各地的城墙有的坚固，有的危若累卵。蜀王府坐北朝南，左为东辕门，右为西辕门，前为红照壁，后为后宰门。哪怕到了今天也仍旧保留着东御河、西御河、东御街、西御街等地名。

蜀王府前是一平坝，成都人把它叫作“皇城坝”，各种耍把戏的、卖打药的、杂耍的、要饭的和唱戏的等，五花八门，都在此活动，其中人数最多的就是算命的，把这里搞得乌烟瘴气，所以成都人也把它叫作“扯谎坝”。后来城墙砖大多被人撬去，这里成了断垣残壁，一些穷人还在城墙边搭了席围子，使这里成了成都最大的贫民窟，当然这是后话。

蜀王城一修数年，花去国库大量库银，康公公自恃圣旨在手，不断索取钱财，被户部上奏朱元璋。朱大怒，以为是康公公中饱了私囊，便敕令他自尽。康公公不敢违抗皇命，只得服毒而死。

朱椿长大成人后从京城来到成都，见宫殿巍峨，富丽堂皇，明白这样修是肯定要耗去大量银钱的，顶着贪污的罪名、被敕令自尽的康公公实是冤枉。朱椿特为康公公修了一座祠堂，祠堂所在的街道便叫作康公庙街。

如今红照壁的外观只能通过一些文学作品的描述来想象，成都本土的作家李劫人就有过精确的描述。红照壁正对着“皇城”，据说在“皇城”里还有一两道照壁遥遥相对，中间是御道，宽约百米，长一

里多，是当年成都最宽的道路。红照壁长约二十丈，高约三丈，厚度达到四尺。从这个数据来，看红照壁是颇为雄伟的一道建筑。明朝以后“皇城”日渐衰败，清代时改为贡院，成了科举考试的场所，到了民国变成了破败的“皇城坝”。

“皇城”的修建初起年代已不可考，大规模兴建“皇城”是在五代时期（公元907年）。王建在成都称帝，史称“前蜀”，他下令开始修建“皇城”。其子王衍嗣位，又增筑宣华苑。当时宫殿巍峨，绵延十里，又引水绕宫城为御河。前蜀灭亡，代之而起的是后蜀。孟知祥之子孟昶对“皇城”大加改建。在前后蜀统治的58年间，中原大乱，而四川偏安一隅，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一时名士齐聚，特别是成都的这座“皇城”，更显得宏伟高大。据说宋太祖灭蜀后从成都到开封搬运金银丝绸的车队百乘，历时数月而不断，可见当时成都的富足。但再富足也只是帮了别人，这些财富并没有留在成都，真正能够留在成都并生根开花的就只有诗人的诗篇和文人的文章，这些东西原稿虽都已散佚，但一旦流传开了，就再也抹不掉、拿不走。

明太祖朱元璋在前后蜀宫殿的遗址上为第十一个儿子朱椿修筑了藩王城，此城全用砖石砌成，非常坚固。到了明末清初，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帝国，藩王城又成了张献忠的“皇城”。清朝之后，“皇城”日衰，变成了一座废墟。百万明代大城砖被人偷拆偷卖。后来“皇城”又成了一座难民营，到处是草席烂布搭建的棚子，成了成都的贫民窟和“扯谎坝”。“皇城”的大煤山因是城内的制高点，军阀们一开仗就要抢夺这里，当年成都巷战打死了无数的老百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煤山被搬走，建成了体育场。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宣布四川省独立自治和清廷决裂。12月8日，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和军政部长尹昌衡等人在东较场阅兵。阅兵结束后，朱庆澜忽然宣布军库已经空虚，3个月的饷银不能按时发下来。此话一出立即引起骚乱，士兵朝天放枪，场面一时失控。赵尔丰早在幕后策划兵变，以秘密口令“启发”为联络信号。乱兵冲出东较场，先抢光了藩库的银子，又抢商

店银号，他们见门就入，见钱就抢，就连普通人家也不放过。城里火光四起，枪声大作，百姓们要么门窗紧闭，要么逃出城门，这就是著名的“打启发”。这种说法甚至沿用至今，现在成都人说谁对某某或商场银行不怀好意就说：你又在“打启发”。其出处就在于此。叛乱很快被尹昌衡率兵弹压，尹昌衡也被推举为新改组的四川大汉军政府都督。但局势危险，赵尔丰拥兵自重，随时可能反扑。1911年12月22日凌晨，尹昌衡调集数千人的部队将赵尔丰的住所——总督府围得水泄不通，只留下下莲池街没有封锁。其又派都督护卫团团长陶泽锟带着数十人的敢死队，从总督府后院直接杀入赵尔丰的卧室。下莲池街的通道是留给总督府里的巡防军的，在包围了总督府后就向里面的军人散发《告赵军书》，承诺只要投降就不追究责任，于是巡防军都作鸟兽散，从下莲池街跑了出来。赵尔丰的老婆翻墙跑了，只有一个丫鬟在开枪抵抗，赵尔丰躲在床底下，被抓住后押往“皇城坝”的明远楼。

尹昌衡在“皇城”内放心不下，两次爬上明远楼用望远镜对督院街侦察。正当其焦急之时，陶泽锟等人已经将赵尔丰扛起，经过东大街，过东御街，走“皇城坝”，进入“皇城”，来到至公堂下面，这时“皇城”里已站满了愤怒的群众。赵尔丰被扛上至公堂，放在红毡上时，他还在破口大骂。公堂上先由尹昌衡讲话，再由罗伦讲话，他们大声询问台下的群众：

“‘赵屠夫’该不该杀？”

“该杀！该杀！！”

台下吼声如潮。成都人恨死了这个“赵屠夫”，喊杀声震耳欲聋。赵被押在至公堂的东廊檐下，由陶泽锟行刑。陶泽锟手提一把鬼头大刀，手起刀落，赵尔丰人头已经滚地，但嘴还在一张一合，似乎还在叫骂。赵尔丰的人头被士兵用矛杆支起随尹昌衡乘马游街示众，沿途军民无不拍手称快。

赵尔丰被悬首示众，沿“皇城坝”到红照壁游街时，躲在房顶上的赵尔丰保镖张德魁突然现身为主报仇，向尹昌衡开枪，所幸其只打穿了军帽，最终，张德魁被尹昌衡的卫兵生擒。尹昌衡见张德魁是个

忠义之士，并不杀他，反而将他释放，一时传为佳话。

1970年12月，四川省、成都市委和成都警备司令部决定填埋金河和御河，将其改建成防空工事，全城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少全部被命令去参加义务劳动，金河和御河。这两条围绕“皇城”的河流（御河的水来自金河）变成了钢筋混凝土工事，而后又被改成一条地下商业街。最后“皇城”剩下的部分，包括明远楼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轰然倒地，灰飞烟灭。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皇城坝”仍保存了三座重要的桥，这三座桥地处金河中段，向下通往染房街附近盐市口的锦江桥，向上连接少城的半边桥和御河的进水河道。三座并列的桥在修建明皇城时已有。成都的许多桥都是木桥，所以无法保存得久远，而“皇城”之桥因是石桥，所以保存了几百年而不朽。三座桥正对着红照壁，桥与桥之间仅隔着几米的距离。这三座桥建筑精美，均为三孔拱桥，其中两边的桥窄小，中间的桥宽大。

前面说过红照壁正对“皇城”大门，有大道相通，约一里多，其实是指三桥与红照壁的距离。一里多的大道两旁遍种松柏。沿途有两条街的街口，这就是染房街口和陕西街口。可惜皇城和沿途大道在1646年张献忠败走成都时被大火烧成废墟，唯石质的三桥和红照壁得以幸存。张献忠无疑是成都的罪人，他不仅涂炭了成都的生灵，还涂炭了成都城郭。他放了一把大火把成都烧了7天7夜，皇城里烧不垮的石头柱子，也被泼上桐油烧得倒地。张献忠将掠夺来的财宝装了几十条船，船顺水而下，在江口遭到杨展部队的伏击，他们将船凿沉，除了一些残件，大宗的金银珠宝并没有找到。这成为一个千古财宝之谜。张献忠本人也在川北一个叫凤凰坡的地方被清军将领鳌拜的士兵射杀。

红照壁经历了如此众多的战乱都依然完好，它隐设在街道上的一排店铺后面而不为人知，直到1925年才又被人们发现，但依然不受重视，因此无人照看这一雄奇的建筑。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红照壁已经是成都繁华宽阔的街道，同陕西街一样拥有许多显赫的公馆。红照壁亦是成都餐饮业的发祥地，这里汇聚了成都众多的饮食店，也是食

客们最爱光顾的“口福”之地。其中有几家馆子是我小时候最爱光顾的。一家就是离红照壁不远的南大街上的“利宾筵”，还有一家万里桥（老南门大桥）西，叫“枕江楼”。

先说“利宾筵”，因我姨妈家在此，我经常来这里买卤菜。利宾筵的腌卤是最出名的，特别是灯影牛肉，将油亮的牛肉片夹了，对着灯光，果真可以照见人影。我不知道大师傅怎么可以把牛肉片切得如此之薄又不走形。小时候因钱不多，姨妈也是一个穷人，所以每次只能买几两牛肉，吃得心欠欠的。当时我就发誓等今后有了钱就要天天来吃利宾筵的灯影牛肉，只可惜等我有了可以大快朵颐的经济实力时，利宾筵已找不到了。

另一家餐馆枕江楼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紧靠万里桥。万里桥被拆除修建立交桥时我还去看过，桥基座下果然挖出许多木桥的木桩。当年诸葛亮遣使费祎出使东吴时说“万里之行从此始”，此桥因而得名。据说1938年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张恨水在枕江楼大宴宾客，并作诗一首，使得这家餐馆有了名气。当时的餐馆前时常有举着板凳罚跪的人，这是吃了饭却没有钱的人被老板惩罚。有的人饿慌了只能采取这种办法，吃饱了被罚跪总比饿着肚子安逸，遇见好心人替他付账了的情形也是有的。在门前跪了半天也遇不上好心人帮忙付账，只好帮老板洗碗顶账，贫穷时代一顿饭混进口也非易事，这是今天富裕时代的人们无法想象的。这种人成都人叫作“吃糊兮”，或“吃欺头”。如果有人说“你娃要去吃糊兮顶板凳嗦”，这就是骂你的意思，骂你不仅穷而且脸皮厚。

说到红照壁和“皇城坝”一带的餐馆，让我记忆犹新的当属“皇城坝”的牛肉面馆，这家牛肉面馆一直开在原新华书店街对面的口子上，那牛肉面的味道简直让我一想起来都要流口水。小时候只要路过这家面馆，我总要买两大碗，连汤都要喝干净。因天府广场改造，“皇城坝”一带的牛肉面馆都不在了，别处的牛肉面我再也没有吃出当年的滋味，这真是一大憾事。老成都有许多的味道只留在老成都人的记忆中，时过境迁，这种老味道就消失了，连一点痕迹也找不到。现今的人哪怕

沿用相同的手法来复制那种老味道也复制不出来，老店里特有的空气，老灶膛中的锅烟油渍，乃至存在于老店旮旯里的菌落，这些东西永远无法被复制。还有老成都人烹饪用的老酱油，泡茶坛子里舀出来的老盐水……这些东西怎么复制？我并不是一个有恋旧癖的人，但旧有的东西总是使我无法忘怀，恰好我又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文人，便要述之于文字，让我们的后代知道这些东西曾在一个叫成都的城市里存在过。这实在只是一种无奈，写到这里我已经潸然泪下，不能自已。

人民南路是1958年开始扩建的，那一年我还没有出生。据老一辈的人讲，因扩建南昌街等老街消失了，纯化街和金字街也只剩半截，红照壁街上把民房等拆除了不少，就连红照壁和三桥因地处街道当中也被拆除。这真是巨大的文化损失。纯化街上曾经住过刘止唐，他是槐轩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成都五老七贤之一的刘咸荣的爷爷。刘老先生是清代大儒，第一代刘门教的教主，他将儒释道三教合一，因其家种有槐树，世称“槐轩先生”。刘家还出了一位少年名人，即是《推十书》的作者刘咸炘。他在短短的36个春秋里便写了1169篇文章，并著书231种，475卷，350册。刘家世代便住在原名“三巷子”的纯化街上，后因刘止唐在此讲学传道才改名为“纯化街”，寓意“纯正人心，感化大众”。这条街消失是一个文化损失。其实成都许多现代建筑都可以另外选址，这样既能保护古迹也不影响城市发展，但某些决策人只考虑选址口岸的要素，根本不考虑古迹的存留。这就是许多古迹消失的原因。

人民南路先是修到锦江河边，后又越过锦江将华西坝一剖两半延续到一环路，现在不仅延续到了二环路、三环路，还直通华阳。今天锦江宾馆的原地上曾是成都四大寺之一的延庆寺。成都历史上四大寺是大慈寺、文殊院、石犀寺和延庆寺，这“四大寺”和郊外的龙潭寺、昭觉寺等都是成都的名刹古庙。当年为了修建锦江宾馆还毁了城墙，甚至用城墙砖打地基。为了修纪念馆炸了“皇城”，为了修锦江宾馆炸了城墙，为了修人民南路拆了红照壁，剖开了华西坝，这是多么得不偿失的事情。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符号就这样消失了。

公馆遗韵和老院落追忆及吊脚楼的消失

一、公馆遗韵

成都最著名的公馆并不在宽窄巷子。宽窄巷子以前住的大多是旗人中的平民，小宅小院，典型的北方四合院的格局，但这却又是最成都化的生活场景。院子里有水井，亦有花坛，但更多的却是杂院的陈设，破败而凌乱。最典型的是这些院落建筑得都不坚固，也不高大，许多房屋都很低矮，加上年代久了，院子中又搭建了许多偏偏房（临时建筑），连通道也被阻挡，使杂院变得更加凌乱，拥堵不堪。老院子中栽种的树木经过数十年的生长已覆盖了院落，所以许多院子显得阴暗，没有光线。

宽窄巷子是成都遗留下来的成规模的两条清朝古街，一直代表着成都的市井、街坊和民间生活。它处于闹市之中的长顺街和同仁路之间，由宽巷子、窄巷子和井巷子组成，它们有 200 多年历史，是成都 33 条清朝兵丁街巷中仅存的几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都长顺街情景，左侧即今有名的宽巷子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千余清兵永留成都并修筑了满人聚居的少城，其建筑是仿北京的四合院，纵横的小巷又类似于北京的胡同，但它又是川西民居的改良版。川西民居是吊脚楼、风火墙、堂屋和耳房的格局，而四合院则是三面环墙，设五道门。大门是显赫的门洞，它的两旁有红纱石嵌凿而成的拴马桩。有实力的主人还在门旁立有石狮子作为镇门之宝。大门上有门神的画像。宅门旁还有便门，专供清除粪水的人进出。二道门只有喜庆大事时开启，平时只走两侧屏门。所有的院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大门紧闭，院墙高耸，因此路人很难窥视里面的情形。

川西盆地在地理环境上本就十分封闭，这里的人还要盘踞蛰伏在蛛网状的街巷中的某处院落里。高墙围着，大门紧锁，然后在院子中的大树下埋了无数的金银财宝，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心安理得地过安居日子，品着闲茶，摆着龙门阵，一杯浊酒，一碗回锅肉和一出川剧折子戏，院外有盗匪剪径也不晓，外面发生什么惊天大事也不知，真是一墙隔世界。大院还套着小院，前庭套着后庭。后庭开有第三道门

“后门”。这后门只在战乱或偷鸡摸狗时才开启，开启时不但得拂去门上的蜘蛛网，还得提防陈年的扬尘扑鼻而来。

在宽窄巷子里，有些院落前门开在宽巷子上，后门则出在窄巷子上。这两条巷子其实并无宽窄之分，只是因为宽巷子住的多为达官贵人，窄巷子住的多为平民百姓，显贵住的地方自然为宽，平民住的地方当然为窄，所以宽巷子并不宽，窄巷子也并不窄。宽窄巷子能够流传下来正是得益于它的平民化和杂乱，成都解放时，那些大机关无法在这些小院落里办公，所以大多选择了大地主、大军阀的大公馆，像陕西街上的那些气派的门面就成了高教局、人事厅或卫生厅的机关所在地。金河路60号就曾是一处显耀的所在，此处宅院和它的建筑虽然早已陈旧，但不失昔日的富贵和豪华之气。这里原是国民革命军四十四军军长王缙绪的儿子王俊泽的公馆，它建于1931年，从现在的气派中亦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成都公馆生活的纸醉金迷和光怪陆离。

现在成都珠峰宾馆的原址上曾经也有一个大公馆，它的主体建筑是一幢日本式的木楼，那座楼的造型非常奇特，在中国内陆的盆地里居然出现这种非常奇特的建筑造型，可见成都古老中所透出的摩登气息。后花园有两座中西合璧的别墅，别墅之间是小桥流水，据说它的主人曾是邓锡侯，另一种说法是它的主人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寓公，成都解放时这所宅院被十八军后勤部买来做了招待所。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公馆被拆除建了现在的宾馆，只有那两棵巨大的银杏树仍站在宾馆门口见证着这座城市的沧桑变迁，并诉说着一座城市的兴衰更替。无疑，那座公馆比现在的宾馆更有价值，它所透出的人文气息是成都这座建城2300年而不衰的城市文化精髓之所在。那里曾是部队的一处大院，还曾是部队招待所，在那里住过的人们，一半早已作古，另一半仍然健在，作古者带着他们在那里居住过的幸福感离去，而健在的人每每聚在一起，仍然不断谈论着那个旧宅里发生过的良多趣事。

李劫人在他的《死水微澜》和《大波》中为我们描述过那种典型的川西公馆生活。成都自古以来就是寓公们首选的归宿，附近县份的大

粮户、土老坎，邻近省份的军阀和商人，文人骚客、戏子名伶，乃至从京城归来告老还乡的京宦和海外游子都在成都买房置地，于是成都成了一个大休闲场和养老院。这种传统流传至今，全省各地乃至全国各省的人们纷纷汇聚到这座大山深处盆地的水网地带休养生息。连最偏远的群山深处的一个乡镇上，因为开矿发了一点小财的矿老板都在成都买了房。东南亚的华人，在国外赚了一点银子，也在成都附近的郫县和温江买了连体别墅准备回来养老。城市摊大饼一般越摊越大，成都从三环路开始向外扩张，目前已修到六环，把周围的县城都囊括在自己的城区范围内。一座城市人口若到了 1500 万应该算是极限，但成都不然，它似乎能够装下 2000 万、3000 万，甚至更多的人口。

成都是一座宜居的城市，除了它的地理环境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休闲的生活方式。你若要奋斗就去北京和上海，要休闲养老则可选择成都。在一座布局松散，满街都是茶馆和餐馆，几乎每幅窗洞里都传出麻将声的城市里，人们过着悠闲的生活。成都的公馆建筑正是因这种生活方式而兴盛起来的。

公馆建筑是川西民居的集大成者。川西公馆有别于江南园林，亦有别于北京的四合院，同舶来文化发达的上海弄堂更有天壤之别。因川西公馆的主要功能除了居住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保护，它要保护主人长年累月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或许主人是一个文人，他有价值连城的字画要收藏；或许主人是一个官宦，他有无数的金银财宝藏于公馆之中。这里是中国四大文物市场之一，自古以来居住着许多收藏大家，许多收藏者外表破败的宅邸里藏着价值连城的藏品。他们随时警惕着盗贼，亦要防范天灾人祸，就连推土机的声音也使他们寝食难安，所以他们不仅要修高墙，还要建密室，房屋下有暗道相通。成都是一座盆地之中的城市，本身就很封闭，加上许多朝代的更迭，这里并不太平，这使居住在这里的富豪们既有偏安一隅的落伍感，亦有一种龟缩在深宅大院里“浅井之蛙”的乐趣。

前面一再写到宽窄巷子公馆的门，其实整个少城在门的设置上都